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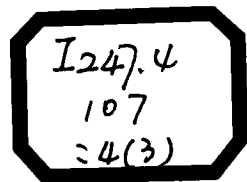
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三、四)

惊艳一枪·伤心小箭

(台湾)

温瑞安 著

4
)



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

伤心小箭

三

(台湾)温瑞安著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封面设计:石 华

惊艳一枪·伤心小箭

(1—3 册)

[台湾]温瑞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5.75印张 6插页 830,000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360—2315—4

I·1996(全三册)定价:56.80元

六三 机件

在多指头陀和龙八不得已各尽平生之力互拼之际，王小石才发出他的“隔空相思刀”和“凌空销魂剑”，无疑是使人无法招架、无以闪躲、无可退避的。

王小石巧妙地把住了交手的契机，使多指头陀、龙八两大高手，反而成了他的机件，而他本身才是机纽和机枢。

不过，就算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这样恶劣的变化中，多指头陀和龙八依然能保住性命。

只不过，龙八血流披脸，捂鼻而退，多指头陀忽笑了两声，喀的一声，一根手指忽然断落，身上也冒出了血泉，他这下才兀然笑不出来，变作了喉头上喀的一声。

叶博识和张初放两人马上长身而出，及时迎战王小石。

至于黄昏、钟午二人，反应太钝，一时还真不知此际是中午还是黄昏了。

王小石一招得手，多指头陀和龙八太爷一齐负伤。

多指头陀血流如注，他着刀的身子仍在旋转着，但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他一指发了出去！

指戳孙鱼背门！

孙鱼犯了什么事？

他为什么要在负伤之后，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孙鱼？

孙鱼是个机警的人。

极机灵。

自从他跨进了龙八太爷的地盘里，他一直都没有放松过戒心与警惕。

刚才他一直没有出手，那是因为：有多指头陀这样的高手在，已根本轮不到他出手。

所以他只观察。

由于是他通风报讯，以致龙八率众一起到“深记洞窟”来看个究竟，他很清楚多指头陀是事先已知道龙八把王小石家人囚在这儿的。

所以，多指头陀要与王小石同一阵线，定必是一种作态，这点他十分明白。

他以为王小石要遭殃了。

没料，局势却有此突变：王小石利用多指头陀对他攻击的刹那——大家都以稳操胜而疏于防守，王小石攫着这时机连伤两名重大敌手！

孙鱼心中自是震讶——

饶他聪明过鬼，但仍料不到的是：

多指头陀竟会在此时向他狙袭！

孙鱼的反应是绝顶的快。

他一乍闻指风，立即往前一掠。

可惜他的武功不是绝顶的高。

多指一指没戳中，但中指突然长了一寸余，指尖还是弹中了他的背门！

孙鱼大吼一声，疾吐出一口血箭，脚步已踉跄，一脸恨色，捂胸嘶叱：

“为什么……！”

多指头陀这才去捂他身上的伤口。

说也奇怪，他的手指按到哪儿，那处的伤口立即奇迹般止了血。

多指头陀一面为自己封穴止血，一面满意地说：“他是内奸。”

叶博识一愣：“内奸？”

张初放提醒道：“——他不是白楼主派来的吗？”

“王小石的家人根本还在窟里；”多指头陀的神情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精明，虽然他没暗算着王小石，还反给对方砍了一刀，斩了一指，

但毕竟他也重创了一名“叛徒”，总算没抢着金子也捞得了一把沙子，比旁人是好多了。“不是他引咱们来，王小石根本就不会找到这儿！要不是他暗中示警，小王八蛋决不知洒家要对付他！他一定是内奸，不先伤他，给他和小王八蛋联手还得了！”

他宣判。

并在严重负伤后还如此精明，这般狡诈。

王小石即道：“他不是跟我一伙的。”

多指头陀马上说：“你为他辩护：还不是同党？谁信！你们在楼子里的渊源可深呢，别以为洒家不知道！”

孙鱼脸色苦惨，吃力地向王小石道：“你不必为我说话——你知道的，这时候，愈说，愈糟，越黑……”

王小石了解地点点头。

歉然。

多指头陀惨笑道：“不是他通知你，你怎么知道我要对付你？嘿！说什么我都是你师父的至交！”

王小石道：“你错看我师父了，他一早知道你是蔡京派去的人，才会坦然接受你的接济。”

“什……什么！？”

“就是因为你花的是蔡京的银子，所以，你给他的财帛，他用来建白须园，养珍禽异兽，赈灾救难，用得一点也不歉愧。正因为你是蔡京派去的人，所以他才暗自留心，跟你相处如常，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胡……胡说！他要是知道，又为什么不拆穿！？”

“但他当你是朋友，不当面拆穿，是给你面子，希望你终有一日，自行悔改。可惜……”

“他……他真知道了，为何又会听了我的话，就赴京城找元十三限的晦气，终于死在驿途！？”

“因为你虽然旨在煽动，但说的确是实情。可不是吗？纵不管你如何添加枝节，夸张断章，但元十三限杀了天衣有缝，是一个事实。师

父有意去助诸葛师叔，有心铲除当朝权奸，都是自愿的。没你的话，他也必赴此行，他不是中了你的计才去，而是利用你的将计就计，引元十三限出京——可惜，元师叔也太了解师父的性情了，终究还是得在老林寺拼了那一场！”

“什……么！这……不可能……!?”

一旦得悉自己最得意的设计，原来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多指头陀简直无法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如果不是他一早就警告了我，又在他取道甜山前先留下指示白须园，说不定，今天我就不会对你这般提防了。”王小石道：“那么，现在流血负伤。甚至已躺在地上，当然是我了。”

这时，钟午、黄昏正忙护着龙八，跟他止血，另外发出讯号，负责戍卫的“明月铍”利明已率庄内高手团团包围住王小石一千人，弯弓搭箭，拔刀挺枪，看样子是必杀王小石。

——“太阳钻”钟午、“落日杵”黄昏、“明月铍”利明以及“白热枪”吴夜四人，原就是龙八麾下的“三征四棋，七大高手”。

龙八乃是因慕“三正四奇”的威名，很希望自己手上真有这等绝世人物，于是设法招募重金聘了一些高手入门来效命于他。这四人连同“大开神鞭”司徒残、“大盖金鞭”司马废、“开盖神君”司空残废，合称“三正四奇”，——后生怕名大于实，加上又怕权位比自己更高的人所嫉，是以用谐音，成了“三征”、“四棋”：三征，是三名随他东征西伐的悍将，便是司马、马空、司徒三师兄弟；“四棋”则是他手下四子俱能独当一面的“棋子”，就是吴、利、钟、黄四人。

单凭这四人，恐怕还奈何不了王小石。

可是王小石没有把握。

——他自己要冲杀出去，这一点并不难，但要父亲、姊姊也能安全杀出重围，恐怕就极不易了。

何况自己身陷八爷庄，对方人多势众，一旦箭矢、暗器齐发，也的确难保全身。

他原想一举乘胜胁持着龙八，杀了多指头陀。

不过多指的武功和反应，都比他估计中更高。

他将计就计，利用多指头陀对自己暗算之际反过来一口气突袭龙八和多指，但龙八武功本就相当强，而多指头陀暗算惯了人，他无时无刻不设想自己若有一遭人暗猝时的即时反应，所以居然能及时躲开王小石要命的攻击，只断了指、负了伤。

王小石还待追击，但张初放和叶博识已拦截住了他。

投鼠忌器。

战斗一触即发。

只要一个命令。

龙八气急败坏，又痛又怒，他二战王小石，均遭败北；二遇王小石，都吃大亏，心中忿怒，可想而知，于是跺足大呼：

“杀！快给我杀了他！杀光他们！”

王小石立刻发现自己陷入苦战之中。

敌人多并不可怕，敌手高强才可怕。

敌手高强也不是最可怕，自己要保护的人、兼顾的事太多才可怕。

敌人要是冲杀过来，他大可杀一儆百，可是敌人多用飞矢、暗器，而且尽向王天六、王紫萍身上招呼。

梁阿牛与蔡追猫当然也拼力维护。

——可是两人都长于轻功，不是擅于接暗器的手法。

何况他们一人背住另一人，劲功也已大打折扣。

王小石的武功最高，但他除了要尽力匡护父亲、姊姊之外，还得分神照顾蔡追猫、梁阿牛，更得要分心保护另一个人：

孙鱼！

他们已认定孙鱼是敌人、内奸！

他们把孙鱼当作敌人格杀！

如果他舍弃孙鱼不理，他就必死无疑！

孙鱼受伤甚重。

——多指头陀负伤后的一指，依然杀伤力奇大，要是他未伤在先

.....

王小石开始也没料到：攻击除了向他们，也针对孙鱼。

攻势那么剧烈，那般“有杀错，不放过”，要是他不出手救，孙鱼就必惨死当堂。

可是，若他腾出援手，自身的困厄，可就更困逼了。

形势险恶，已不容他多加思虑。

他非但出手护住自己和亲人、战友，连这个以前的手下现在的敌人，也一并出手相救。

但他只是一个人，怎么顾得了四面八方的敌人和要害！

孙鱼伤了几处。

他身上也溅了血——自己和敌人的都有。

他仍尽量克制自己，能不杀人的，就不杀。

为了方便照应，他竟不惜背着孙鱼作战。他这样做，无疑是把背门全卖给了孙鱼。但他毫不犹豫就这样地做了。

就在这时，一名绰枪大汉，疾掠而入。

凡他过处，守窟弟兄无人拦阻，反而让出一条路来。

这当然是“自己人”。

而且还是位份相当高的“自己人”。

果然，这人在龙八耳畔低语了几句，龙八脸色，一时阴沉不定。

只见他气忿难平地顿足哼道：“好，好，好！果然是跟四大名捕有勾结，约好了来这儿搞乱的！”

然后他忽然下了一道令：

“散开，护着我，由他们去吧！”

六四 机翼

“由他们去吧！”这是龙八手下巴不得听到的一句话。

有这道命令，他们就可以不需要拼命的。

他们都听过王小石的威名，更何况就在刚才，王小石一出手已伤了他们的主人和相爷手下的一大高手了。

他们当然不以为自己有比多指头陀更厉害的武功。

所以他们停手得比下令他们动手时还快。

王小石似并不意外。

他示意梁阿牛和蔡追猫护着王天六、王紫萍、孙鱼离开。

梁阿牛对孙鱼也同在受保护之列，很是“不以为然”。

王小石用眼色示意坚持。

梁阿牛不敢违抗，虽然他甚厌恶孙鱼这个人、这种人！

多指头陀不忘炫示自己遭受挫败后的功劳：“还说不是他召来的，你们看王小石这般护着他，分明是内奸！好在给洒家一指戳穿！”

王小石道：“他不像你。他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多指头陀道：“你会为一个跟你全无关系的人拼命，挨刀子流血汗吗！你救的也不过是你亲人，孙鱼会是你的对头？哈！哈哈！”

王小石知道解说无益，道：“你们囚禁我家人的事，我问清楚，要是曾遭你们施虐，这事还没了！”

龙八气咻咻地道：“王小石，小王八蛋，我放你一马，饶你们不杀，你还敢这般放肆！”

王小石脸色一整，酷然道：“是你放我？还是被迫放人自保？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件事不管是谁主使的，你告诉他，我不会放过他！”

龙八气得一张脸又蓝又紫，只跳着脚尖戟指说：“你……你……你——！”

“你”得了几声，王小石已押后冲出了“八爷庄”。

王小石这头才离开，多指头陀那头便低声问龙八：“发生了什么事？”

他当然知道龙八是不会轻易放过王小石的。

他自然想到龙八的决定是在被迫的情形下作出的。

“吴夜把守外面，发现四大名捕中的冷血、铁手已包围了这儿，手上拿着刑部搜查令，要入屋提讯江湖人物王小石、梁阿牛、蔡追猫，并搜索失踪良民王天六、王紫萍，说明要他们现身交差，吴夜先把他们稳住，进来通传。”龙八悻悻地道：“如果我们再打下去，非但收拾不了王小石，可能还把四大名捕引入家里来，那时逐之不去，尾甩不掉，还发现其他相爷交待呆在这儿的钦犯，那就大事不妙了，不如这次就让他们走了算了。”

多指头陀哼嘿道：“王小石果与四只鹰爪子串通好了的。”

龙八铁着脸，一面忍痛、一面怒道：“咱们这次大意失掉了白楼主的人质，却是怎么交差是好？”

多指头陀仍念念不忘自己那一“功”：“都是他信错了人嘛！谁教他有个心腹出卖他！这教人怎么防嘛！他错在先，不干咱们的事。”

龙八哼道：“说的也是。先给他一个反噬，是他手上的人搞得咱们乱了阵脚，鸡犬不宁，怨不得咱们丢了人犯。”

“不过，”他叹了一口气又道：“此事不得张扬出来，而且，待会儿的贵宾，得要精密布署，否则，再要发生这种事，咱们有三千个脑袋瓜子，也得给摘下来当球踢呢！”

钟午替他伤处涂上金创药，一阵痛入心脾，龙八强忍住惨嚎，保住了自己的颜面，却在包扎好了之后一拳把无辜的钟午打得飞跌出去。

这时，王小石已到龙八太爷的“八爷庄”外，铁手、冷血等会上，大家会意点头，（铁手手上，还稳立着一只鸟，正是“乖乖”，也向王小石擦翼磨咀，算是跟他招呼。）又往神侯府走去，在痛苦街口，又会上了追命和“老天爷”何小河，“目为之盲”梁色。

——梁色假扮王天六、何小河扮作王紫萍，由追命挟着他们故意逗引白愁飞，果然使他沉不住气，派人过来查探是否人质已然走脱，王小石衔尾追踪，果然救出了老爹和姊姊。

这是无情和王小石之计。

——但至少还得需要最少五名轻功绝佳的人！

他们虽然设计了这个：“机会”，但这“机会”一定要有“翅膀”，始得进行。

这“翅膀”就是要几个轻功好的人才能办。

白愁飞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轻功极高，幸好他轻功再高，也断高不过追命。

故意显示已救出人质引白愁飞穷追使之沉不住气的主力，就由追命去担当。

冒充王天六、王紫萍的人轻身功夫也要好——至少，不能给白愁飞追上，而且，又得要假装完全给追命挟行但又不能真的拖累了追命的身法才能称职。

幸好梁色是“太平门”的人，他半路改拜叶枯发门下。“太平门”一向善于轻功，不管逃跑还是逃亡，都是他们的专职、擅长。

何小河亦长于轻功提纵术。她出身青楼，又当过戏子，这等半唱戏半轻身的事，她也游刃有余。

另外两名轻功高手，是协助王小石去追踪孙鱼。

——要不给孙鱼发现，且随王小石潜入敌方重地，轻功不好是绝不能胜任的。

梁阿牛外号“用手走路”——用手走路都比别人快，当然在轻身功夫上有相当造诣了。

蔡追猫在“发党”中十分胆怯，别无所长，但从小就是喜欢追猫赶狗抓耗子，所以身法十分要得，有事之际，大祸临头，他跑起来也比人快，原先他的名字为“建祥”，后大家只称他为“追猫”，这当然名实相符。

这些人都是这次“机会”中的“翼”：有了他们，人质就插翅可飞

了。

大家聚合在一起，都很庆幸，这次行动十分成功。

王小石这才垂泪叩见王天六，又向王紫萍拥泣不已，嘘寒问暖，请安求责。

王紫萍笑啐他道：“我还以为你会变了样，见面冷得僵尸也似的，发达了认不得老爹老姊了。”

王小石这才说出他的苦衷原由：

“我一见你们，心头狂喜，心都碎了，但大敌当前，乱不得，要专神以对，才能把亲人救出生天。我是强制着不变色不心乱，其实心可慌，手可不软呢。我见爹爹、姊姊，宛似再世为人，却迄今未叩安问好，简直禽兽不如，请爹爹责打吧！”

王天六听得明白一半、不明白一半，反正他无所谓，只知儿子连名动天下的四大名捕也有这般交情，他已很开心，只说：“现在没事就好了。我还以为你大逆不道呢。要是你不孝不忠，把我这老骨头救出来了，也只眼冤！”

王紫萍却已跟何小河、蔡追猫、梁阿牛这千人打成一片，三姑她们的六婆，四处进行八挂了。

王小石进而拜谢追命、铁手、冷血的大恩。

追命引发白愁飞的错误举措，自是功不可没，但铁手、冷血及时取得搜查令牌，包围八爷庄，一旦接到了哥“乖乖”报讯，即摆出不惜与龙八系统决一死战的姿态，是王小石和他的亲友安全离开“八爷庄”的重大关键。

三捕都认为：为所当为，不必挂齿，只惜听得“深记洞窟”内还囚着一群可能是仁人志士的受屈蒙冤犯人，很希望有日能拯救这些可怜的人。

王小石却觉得自己欠了一个大大的：情。

他希望来日有报答的机会。

三个捕头都说这只是秉公行事，谈答谢反而把他们给小觑了。

王小石却问起何以不见无情出现——此计无情是策划者，他虽

行动不便，不能出面，但实居首功。

追命只说：“大师兄去处理一些重要的突发事情，所以赶不过来，但他已知悉令尊、令姊平安，也十分忭喜。”

王小石听出了一点蹊跷，双眉一轩：“却不知大捕头办的是什么事？可用得着在下之处？”

冷血剑眉一剔：“大师兄的事，恐怕还是为了你而办的。”

王小石诧异：“却不知是什么事？”

铁手淡淡截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出了一点乱子。”

——连四大名捕之首无情都得惊动了的“一点乱子”，恐怕就算是“一点”也是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点”了。

“那是什么乱子？”王小石立时敏感起来了，“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追命、铁手对望了一眼，都没有说话。

冷血道：“关系，是有一点。”

“什么事？”王小石紧张了起来，他觉得气氛很有点不寻常。“到底是什么事，恳请相告，要是小石行为有什么偏差，情愿请罚。”

铁手点点头，望向追命。

追命咳一声，看着自己的脚尖，仿佛上面压了一粒榴莲。

铁手干咳了一声，说：“那不是你的错，只是……只是，你有两位弟兄，一时冲动，做了一些惹了点麻烦的事……”

王小石宛如坠入五里雾中，“——两位兄弟？麻烦事？怎么回事？”

冷血道：“是唐宝牛和方限少去暗杀一个人——”

他顿了顿，正要直把话说到底。

追命却阻截道：“四师弟，这事体事关重大，还是等大师兄回来再行定夺吧——说不定，一切只是空穴来风呢。”

王小石看出了他们的神情。

一向办大案气定神闲，干大事指挥若定的三名捕头，都脸有忧色，甚为不安，甚至浮躁紧张——到底唐、方二人惹了些什么不得了的事！？

六五 机敏

在这段王小石等人跟踪孙鱼——进入深记洞窟与龙八、多指头陀对垒的时间内，温柔那边也发生了不少事。

初时只是一点点的“小事”。

后来是很大很大的“事儿”。

这件事的起因很简单：

温柔下了一个决定：

决定去找白愁飞：

她要找白愁飞理论：

——问白愁飞为啥要杀害她的师兄苏梦枕!?

——问问白愁飞为何要不断地迫害王小石!?

——问一问白愁飞为何变得这么坏!?

——她要问清楚白愁飞为什么要叫手下胁持自己做人质!?

——他到底知不知道她的心事、她的心意!?

其实，问心的那一句，一千个理由一百个原由也许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对温柔而言，还是最后那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合起来成了一个。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说不定，还有一个理由，她自己也没有察觉。

但这可能是比一切都更重要的理由：

她想见见白愁飞。

她好久没真正跟他聊过天、谈过话、打过架了。

——在王小石和白愁飞分道扬镳后，两造人马相互对垒，以致她这么一个女孩子，变成非要有立场不可，变得也成了一方人马，同时变作另一方面的敌人。

她开始时觉得很好玩。

后来玩着玩着也就闷了。

到最后简直觉得莫名其妙，而且一点也不好玩了。

她可不管了。

她要见白愁飞。

她要见他。

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孩儿家，要见白愁飞，是须要理由的。

所以，她制造了许多理由。

人类是把一切的事——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都能找得出理由的动物。

且不管是不是真的合理。

何况是温柔！

——一个女子要见一个男子，总可以制造出千百个理由。

更何况是温柔那样的女子。

她从“万宝阁”回到“象鼻塔”，发现比较常混在一起的唐宝牛和方限少“不见了”，她心里恨恨地想，敢情又是去跟王小石闯荡江湖、扬名立万去了，却就是没本姑娘的份儿！

她恨恨地想，结果越想越恨！

她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跟了白愁飞、王小石入京师，莫名其妙的就因为师兄是苏梦枕就成了“金风细雨楼”里比杨无邪身份都高一点的“女流氓”，然后又莫名其妙的入金风细雨楼、六分半堂、迷天盟的决战里，更莫名其妙的坠入苏梦枕、白愁飞、王小石的斗争中。之后，王小石被迫远走他方，她无所事事的，有等没等地就等了个三、五年（女孩儿家有多少个三五年！？），接着下来，苏梦枕因不欲她多接近白愁飞，因而要她回去洛阳，不然就返小寒山去重投师父门下，而白愁飞只忙着招兵买马，布署大业，根本就沒心机理睬她，到头来她两者都不愿去（她好不容易才出得了来，一回去，岂不又是给关在笼里了！？），反而跟唐宝牛、方限少等人，疯呀疯的，跟“七大寇”沈虎禅等人要武林中闯荡一番，又与张炭、朱大块儿这干“桃花社”的人，癫呀

癫的，跟“七道旋风”又在江湖上浪荡一番。这番回得了京师。苏师哥生死不明，白愁飞更忙得神出鬼没。王小石却回来了！

但这块石头，毕竟也跟以往不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呢？

她实在也不大说得上来。

——以前。王小石可以跟她一样疯、一样癫、一样的大疯大癫。

她和他随时可以爬上树上抓猴子，可以互吐苦水也可以互吐口水，可以在中秋点灯笼游街，可以在端午节比赛吃粽子，可以一起滚在床上学游泳，可以在醒着唐宝牛背上划乌龟和睡着打呼噜的朱大块儿脸上画向日葵。……

可是，这些，现近都渐渐“不可以”做了……

有一次，她邀王小石跟她一道去偷何小河的贴身灵符，在旁的唐七昧立即干咳了一声（奇怪，怎么这些人要说话前老是要干咳那么个三五声才开声！），道：“三哥，这样不大好吧？你是我们的领袖哪。”

另外一次，她约王小石去“十十殿”逛逛，可是张炭马上捏捏脸上的暗疮（真讨厌，他的疮子都快变成他的“独门暗器”了！），提醒道：“王老大，这不大好，那儿是‘有桥集团’的地盘呢。”

还有一次，她和小石在河塘泼着水玩嬉，未几，两人都身湿透了，王小石忽然停下来不泼了，只瞪着眼看着她，温柔越泼越莫名其妙，催促道：“玩呀！怎么不玩了。”王小石只说：“不，不好了。”她不明白所以：“怎可以说不玩的，我要玩啊！”王小石忽然躬着身子，她好奇地走过去要看清楚，还以为他是给水蛇吮住了裤裆，王小石却急转过身去，脸红耳赤地叫道：“这不大好，不玩了不玩了。”……

——这不大好那不大好，什么都不大好，弄得她也不大好起来，什么都为能玩，玩不成？一总括而言，她觉得自己可真莫名其妙！

幸好她生性机敏。

——山不动，我动。

——路不走，我走。

王小石当了老大，他忙他的。可是今儿谁教白愁飞那不飞白不飞